

决胜之年访『二胡』

“五个体系”化解“新市民”后顾之忧

贵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记者手记

记者近日在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采访时,听说当地脱贫的“羊产业”发展有“二胡”。谁是“二胡”?在古浪县黄滩乡黄花滩村,记者巧遇“羊经纪”组织收羊贩运。车厢前,上百只羊挤作一团,争相“搭车”。一旁几位农妇在闲谈,记者和她们搭上话,得知卖羊的正是当中一位农户樊珠惠。“这车有260多只羊,能卖40多万元,净收入六七万元。”樊珠惠指着道旁一位面色黝黑的中年人说,“养羊都是胡书记‘逼’的!”中年人听闻笑道:“不逼你们,你能舍出地来养羊?”最初的黄花滩是个沙窝子。上世纪90年代,住在古浪南部山区的群众为了生计陆续搬离,有的就近搬到了县北面的黄花滩,在这里集资打井、开荒种地。“山里早极了,就想着往水上奔一下。”樊珠惠回忆,一家8口举家迁至黄花滩时,总共分得10亩地。有机井,能浇上水,口粮就有保障。劳怕了,移民对山下的土地格外珍惜。但有人偏偏要把好好的地拿来养羊,这个人就是胡中山。彼时的胡中山是黄花滩村党支部书记,群众大都由山区搬来。2010年,胡中山开始动员村里人修建养殖暖棚,养羊致富。“一座暖棚7分地,要养羊就得拉掉一人的口粮,那我能答应?”那段时间,樊珠惠远远看到胡中山就低头绕着走。胡中山却找砖厂除了砖,拉到樊珠惠家门口,又帮她联系申请贷款。拗不过胡书记的诚意,樊珠惠“豁出”土地来养羊。近10年过去,樊珠惠家羊存栏七八百只还嫌不够,“啥时候过千就好了。”今年58岁的胡中山是最早一批搬迁到黄花滩的拓荒者,也是这里羊产业的开拓者。刚搬下来的时候,住的是地窝子,种地只能解决口粮,群众连浇地的电费都交不起。2009年,当地组织村干部外出学习。与一位富裕村干部的交流让胡中山很受启发。“他让我想想,老百姓过去干啥,发展条件适应咯。”胡中山来了灵感:古浪历来有养羊的传统,要不试试养羊?山里养羊漫山跑,下山得有新办法。胡中山考虑在黄花滩修建现代化养殖暖棚,形成规模。没有砖,胡中山找砖厂除;没有买羊钱,胡中山就找政策、求银行。“那时晚上躺床上想,先除砖就除了200多万元,要是群众还不上,我拿啥给人家还?”如今,黄花滩村羊产业全面开花。“羊经纪”等新行当很红火,村里六成群众关联着羊产业富了起来。去年一年,黄花滩村群众收入加起来超过2000万元。2013年,黄花滩生态移民区成立后续产业专业合作社,胡中山任党委书记。他继续在这里为6万多移民“拓荒”兴业。作别胡中山,我们继续寻访另一“胡”:55岁的党员胡丛斌。他曾是公务员,后下海经商,现在又当起“羊倌”。2017年底,古浪县成立了兴盛种羊繁育公司,由县政府全资投建。“贫困县拿出点钱不容易,都得用在刀刃上。”不必要的开支,胡丛斌全都省了。从法人到办公室主任,都是胡丛斌一人。这里的羊多是“外来户”,也是胡丛斌的“宝贝”。伺候“宝贝”可不容易,胡丛斌几乎天天住在公司里。早“点名”晚“报数”,白天当“羊厨子”,晚上做“羊保安”,自己的时间表也照“羊日程”安排。从一无所知到讲起繁育头头是道,胡丛斌花了两年时间,光笔记就记了9大本。如今兴盛公司羊存栏达10万只,其中羊羔就接近6.5万只。“现在单听小羊的叫声,我就知道它是饿了还是病了。”胡丛斌说。两年来,兴盛公司已带动4300多贫困户参与羊产业。贫困户除了能在公司务工,还可将公司当作“羊银行”,以“贷羊还羔”的形式自养,或由合作社代养,“嵌入”产业中。“品种退化怎么办?我现在考虑更多的是羊产业三五年甚至几十年后的事情。”最近公司正在进行优质品种杂交实验,胡丛斌希望通过品种改良,培育出适应性更好、更经济的“古浪羊”,“这样至少在今后几十年,古浪群众都能通过羊产业持续受益。”胡丛斌说,羊产业是古浪群众认可的脱贫产业,产业的前景、可能遭遇的风险挑战得想早一些,预估充分一些,在系统性、精准化上做文章。在这些“拓荒人”的引领下,羊产业“强筋壮骨”,正成为脱贫的“稳定器”。如今,古浪县已累计建成养殖暖棚18万座,发展规模养羊户2万多户,羊存栏超188万只。访罢“二胡”,记者一直在思考:古浪“二胡”,一个铺陈羊产业的过去,一个描画羊产业的未来。什么是他们共同的“带富”密码?就产业而言,选择既要因地制宜,符合当地实际,还要尊重群众主体,不大包大揽,不包办代替;发展要有全局观,也要有历史感,既要谋划全链条,又要及早把脉“治未病”。于个人来说,这“密码”就是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担当尽责、甘于奉献。他们在,胜可期。(记者任卫东、王博 参与记者范培坤、张智敏) 新华社兰州4月22日电

然而,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完成搬迁后,贵州把工作重心迅速从解决好“怎么搬”向“搬后怎么办”转变,从“以搬为主”向“后续扶持和社会管理”转变。在实践过程中,旨在解决移民后续扶持问题的“五个体系”应运而生,即要狠抓“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培训和就业服务体系”“文化服务体系”“社区治理体系”“基层党建体系”,确保“搬得出”的移民向“稳得住”“能致富”转变。崭新的楼房、整洁的街道、美丽的学校、配套齐全的医院、功能完善的社区服务中心、管理规范的农贸市场……如今,走进贵州各地的移民安置区,几乎都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持续发力的后续扶持措施,让搬迁群众逐渐消除了“吃什么”“怎么活”等多种忧虑。“老师,可以再讲一遍吗?”“好!缝纫的时候,关键要学会用脚力控制机械走线的速度,太快或太慢,缝出的衣服都会产生褶皱。”4月14日,由于贵州所有县市都已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铜仁市大龙经济开发区德龙新区的就业扶贫车间缝纫技能培训班开班了。分散而坐、戴着口罩的60多名学员听得津津有味,培训现场气氛活跃。“我们针对群众的就业需求培训,并推荐学员到服装、箱包等工厂就业。”培训老师田燕说,培训对象主要是跨区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群众,期待通过15天培训,让他们快速掌握相关技能,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前来参加培训的搬迁户贵琴身体不好,干不了重体力活,之前在老家时,只能在家照顾孩子。搬到安置区后,先是学习了打火机组装技能,在自家楼下的扶贫工厂上班近一年,现在又来学习缝纫。“技多不压身。我要更努力学好技术,就近找份好工作,过上想要的幸福生活。”贵琴说。

据新华社贵阳4月22日电(记者段葵菊、王新明、崔晓强)谷雨时节,在黔西北赤水农村的路边、屋旁,随处可见从生的金钗石斛。青翠的叶,如手指节般的枝,饱满的花苞,再过几天,石斛花就将大面积盛开。“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土地稀少,农民借土如金。然而,在赤水市不少乡村,这种现象却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原来,村民们在石头缝里抠土地谋生活,如今是在土地里找石头种石斛脱贫致富。”旺隆镇镇长黎守琴告诉记者,过去大家“争”的是土地,现在“争”的是石头,因为“石头上可以长出钱”。

金钗石斛,以长于石头的品质最好。因其茎状如金钗而得名,喜高温高湿,以茎入药,具有滋阴清热等作用。赤水市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为丹霞地貌,年均气温18摄氏度、年均相对湿度82%。适宜的气候、良好的生态,加上松软、可切割、宜种植的丹霞石资源,让赤水成为种金钗石斛的“天然基地”。

穿行在赤水山林间,山上、路边石头上“长”满金钗石斛。曾长期在赤水市金钗石斛发展专班办公室工作的杨槐介绍,石斛产业发展已经24年,中间历经艰辛,多年来突破了不少瓶颈。在政府部门资助下,龙头企业攻关研发,培育出适宜在赤水栽种的种苗。栽培技术方面,村民在实践中创造了“钉电线”式栽种方法,将种苗的根用线扣嵌住,像钉电线一样钉在石头上,能扛得住风吹雨打,也更易于种苗吸收养分。“种石斛不占良田熟土,是一个绿色环保产业。”赤水市市长谭海说,3年初产,5年盛产,每亩可产200公斤以上,可连续采收10多年。目前,鲜条和鲜花都可以销售,年亩产值超过1万元。种植大户温建华和妻子种金钗石斛8年,如今,除了200多亩种植基地,他还有一个占地20亩的小型石斛“博物馆”,里面栽种着几十个品种。一棵棵石斛长在切成方块、排列整齐的石头上。在基地务工的都是周边村里的贫困户,他们主要从事拔草、管护等工作。“90%的产品在网上销售。”说着,温建华打开手机,给记者展示他在抖音上发的视频,内容都与金钗石斛种植过程、种植技术等相关,粉丝已有12.5万人。他说,今年3月份网上销售收入10多万元。越来越多像温建华一样的种植大户在赤水“生根发芽”。通过发展金钗石斛、商品竹林等,2017年,赤水成为贵州首个脱贫摘帽贫困县。如今,赤重金钗石斛种植面积超过9万亩,已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带动5120户贫困户、近1.6万人增收,2019年,全市贫困人口清零。

贷款享受贴息,蔡川村养殖规模越来越大,1万亩土地全种上了青贮玉米等饲草,牛存栏量从2008年的170头增加到现在的3200多头,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万元。马金国后来连任五届村支书,还当上了寨科乡副乡长,带动更多贫困村发展。最早按下红手印的14人都成了蔡川村的致富带头人,纷纷“单飞”成立了养牛、养蜂、红梅杏种植等合作社。“只要肯吃苦,生活总是有回报的。”杨宗仁靠养牛早已还清了欠债,盖起了白墙红瓦的新房子,成立了自己的养殖合作社,吸纳14户建档立卡户。

在他家的院子里,新房旁边是两孔废弃的土窑,里面墙上还挂着2014年的日历。那一年他们搬出了窑洞,穷苦的日子永远停留在过期的日历里。

拉祜族女猎手:“孩子再也不用学打猎了”

▲4月10日,在云南省勐海县布朗山乡曼因村曼班三队,娜四在村里上夜校。

新华社昆明4月22日电(记者庞明广、王安浩维)“20米外的野猪,当年我一枪就能放倒。”说这话时,29岁的娜四正手握奶瓶,耐心地哄着一岁多的小儿子喂奶。娜四长得瘦瘦小小,耳朵上戴着一对亮闪闪的耳坠,脚上穿着一双高跟鞋,让人很难想象她曾经是一名猎人。但墙上挂着的一把锃亮短刀似乎在向外人宣告,它的主人可没说大话。居住在云南边境地区的拉祜族曾世代以狩猎为生。在拉祜语里,“拉”为虎,“祜”为把肉烤香的意思,因此拉祜族又被称作“猎虎的民族”。打猎一般是男人的事,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勐海县布朗山乡曼因村曼班三队,娜四是寨子里唯一的女猎人。娜四已记不清第一次打猎是什么时候。“大概十三四岁,我第一次自己上山。”她说,当时父亲年纪越来越大,妹妹因发高烧落下残疾,作为大女儿,养活一家人便成了她的责任。“不打猎就没吃的。”娜四说,过去村里人也种粮食,但刀耕火种一年的收成只够吃几个月,剩下的半年多只能靠政府发救济粮,或者去山上打猎。庆幸的是,娜四是个天生的好猎手。追踪猎物、拉弩射箭、设置陷阱……这些狩猎的本事她都十分精通。“许多男人还不如我,我能打到的猎物他们不一定打得到。”说起自己的狩猎技巧,娜四很是得意。但再好的猎手也并非每次都有收获。有时,一连几天打不到一只猎物,她只能挖些山药、野菜,带回去给家人充饥。“再也不想打猎了。”回想起曾经的苦日子,娜四直摇头。喜欢打扮的她那时一年只有一两套衣服穿,没有鞋子,就只能光脚去深山老林里打猎。更让她后怕的是,自己有好几次都险些在山上丧命。最危险的一次,她正在山上寻找猎物,猛地一回头看见一头一人多高的黑熊就站在自己身前。“我吓得浑身发抖,幸好它没有攻击我,转身跑了。”回忆起和黑熊的这次正面交锋,娜四至今仍心有余悸。娜四原本以为,自己大概要和父亲一样,一辈子在山上打猎、挖野菜了,但脱贫攻坚的春风吹进布朗山,让她看到了生活的转机。2016年初,云南省打响“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娜四所在的曼班三队因为贫困发生率高达100%,村民基本全为文盲、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原因,被当地列为重点攻坚的深度贫困村寨。他每天在水泥厂干苦力保不了一家老小温饱,四处借钱,欠了一屁股债。“实在是没路走了,横竖都是穷,趁年轻赌一把。”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马金国靠得住。马金国原本在固原市搞蔬菜批发,生意红火。蔡川村两委换届选举,老党员跑到他的菜摊上诉苦:“选不出来了!谁选都有意见!你来当吧!”马金国不愿意,他在村里放了10年的羊,兜里揣着37元钱下山闯到现在,哪有回去的道理?最后他硬“被”竞选成功了。马金国做事果断,行,选上了那就干。“我是个生意人,无非就是带着全村人一起挣钱。”蔡川有养牛传统,缺水种粮食不行,种饲草却能活,但必须要有组织、成规模。2008年马金国卖掉了市里的房子、车子,

宁夏贫困村的十四个“红手印”

新华社银川电(记者邹欣媛、马丽娟)如果没有11年前那次“冒险”,杨宗仁不会过上今天的好日子。那是2009年初夏,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刚遭遇一场大旱,小麦长得没有膝盖高。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蔡川村村部,14名村民在一份贷款合同上按下红手印,杨宗仁是其中之一。贷款总额17万元,担保人是村主任马金国。这个3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刚当上村主任不久,承诺要带全村人致富。但必须听他的,地里不种粮食改种草,贷款养牛,村里一片摇头。蔡川村是什么地方?宁夏南部山沟里的“烂包”村,泥路破窑,十年九旱,祖祖辈辈地里刨食混肚饱。要种草,那人吃啥?而且蔡川村常年滋事告状不断,乡长都不敢来,谁听你的?当年杨宗仁正过着“借”来的生活,20岁的

用30多万元回村成立了金羚牲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并联系邮储银行,以合作社担保,以“大户保小户,富裕户保贫困户,村干部、养殖能手任意保三户”的农户联保方式贷款养牛。杨宗仁最初贷款1万元,买了两头牛,成为村里最早在地里覆膜种青贮玉米的人。第二年他卖了一头牛挣了3000多元,最初贷款的人还有养牛挣1万多元的,这在当时人均均可支配收入不足2000元的蔡川村是笔大数目。村民看着眼热,马金国的思路对着呢!短短5年时间,合作社社员增至282户,累计贷款9000多万元,零逾期零欠账,2014年蔡川村被邮储银行宁夏分行评为“信用村”。2016年蔡川村整村脱贫,“产业引领+能人带动+金融帮扶”的“蔡川模式”在宁夏全区推广。国家金融扶贫政策实施后,建档立卡贫困户

曾经『惜土如金』,如今『点石成金』

找石头种石斛,赤水农民脱贫了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 邮政编码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11185 广告部电话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529号 定价:每份0.9元 年价324元 本报批销电话:010-63073979、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13901102545